

夜哭



增訂
四版

夜 哭

焦菊隱著

北新書局

一九二九

在此冷風蕭蕭的深秋之夜裏，獨自喝着「夜哭」的飄零的苦酒，倍增淒寂荒渺的感懷。

人生最不幸的一件事，是將生命淪落到命運的手裏，自己沒有操縱的權力。世界上一切的悲劇，都是從這一個舞台上演化出來的，菊隱的夜哭，即是一個好例。他的家庭曾是一個很榮華的樂園，後來幾遭不幸，卒至凋零到難於維持。現在流落到江南的也有，流落到京華的也有，在天津的只有他的父母與妹妹了。骨肉的生別，固已令人飲痛；而人們的冷酷，更使人哀哭欲絕。在

這樣的環境之中，他隱忍含痛的孤零的往前走着，懷念着已往，夢想着將來，感到不少荒涼的意味。這正是他生命道上的一次微吟，正是從茫漠的沙洲上過去的一些遺痕。

菊隱的詩的創作，比較上以散文詩爲成功。一個作家最大的成功，是能在他的作品中顯露出「自我」來。菊隱在這卷詩裏，曾透出他溫柔的情懷中所潛伏的沉毅的生力，曾閃耀出「將來」的光輝，這是我們從哭聲中所得的安慰。這卷詩中情思的纏綿與委婉，沉着與銳利，固已滿足了我們最近的欲望；但用這種文體寫詩，而且寫得如此美麗深刻的，據我所知，在中華的詩園中，這

是第一次的大收穫。

在此冷風蕭蕭的深秋之夜裏，獨自喝着「夜哭」的飄零的苦酒，倍增淒寂荒渺的感懷。

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北京。

再版自序

在嚴冬的大雪中，我從鄉下跑到北京城裏看碧，沿路上想起一樁一樁的事。夜哭再版了，應當寫一篇序，但是寫什麼呢？我把夜哭問世之後，已經心中覺得不安，因為這一些無病之呻，自己留起，或是抄寫請朋友批評則可，若是刊行出去則不可。及至今年一月，讀托拉斯基（Leon Trotsky）的文學與革命後，更使我自己慚愧：自己因為受了一種微小的壓迫，便報怨出這些東西來。我自己是個青年，我應當，雖然不能矯枉過正地勉強自己不寫詩，總不能把所有的精力，都反應在這些微小的壓迫上，而不

求更深的生命的實現。托拉斯基說：「歌詩中的夜鶯，就像那個智慧之鳥貓頭鷹一樣，只能到日落黃昏時人們才聽見她唱呢。這白天一天的功夫，是爲工作的，可是一到了黃昏的時候，感覺和智慧都擁起來計算一天中所已成就的事業了。……」我呢，我的以往，是整天地呻吟着，我受着微小的壓迫，已經不去反抗，終日呻吟，足見我的生命之膚淺與渺小；結果，我還是處在沉重壓迫之下，而未稍有成績。我固然不妄想求毫無壓迫——那是不能的事；無壓迫則無反應，無反應則無詩，但我願求比這小小的生活更好的些的生活，那也就是比這小小的壓迫更廣大一些的生活。

迫；我的反應自然也就可以從小小的悲哀的圈子裏，一躍出而變爲偉大的呼聲。厨川白村所謂「心的冒險」，可以超越了常識，物質，法則，因襲和形式的拘束，常在那裏發現且創造新的世界。我心中日深一日的悲哀，即始於渺小的自己被壓迫着，而深於欲超乎一切因襲……以創造新的世界而未曾。我無一日不像蕭伯納似的，「當我見到比我自己更好的東西時，我便一刻不甯地想去使這東西實現，或爲其開一條路逕。這是我生命的準則。這是我內心努力，想把生命不斷的熱望，引於較高之組織，較廣，較深，較強的自覺，與較清楚的自己了解自己。」（蕭伯納的人與

超人第三幕。)可是，我愈是了解了我自己，愈覺得生命之居於低下的位置，愈是自覺，愈愧於以前的沉吟，都是爲了渺小的壓迫，而未睜眼看見更廣更深更大的痛苦。托拉斯基說：「傳統上以爲詩人與預言家一體這種的觀念，只有一種解釋，我可以容納，就是說：詩人對於他本時代反應得大約和預言家一樣的慢。」我固然不是詩人，而我對於我這時代的反應，大約還不及預言家快呢，這因爲，我以往把自己都拘於微小的痛苦上邊，遂忽略了更大更深的世界之瘡痛。正如厨川白村所說：「……具極端主觀的性質，排斥冷的理智與形式，而貴奔放的空想，爲一種抒情主義

的文藝，故此：的特色，在力避向來通俗的題目，以珍奇怪異之事物爲材料，專注意於悲慘；神秘，恐怖，戰慄，憧憬等一切事物。結果所至，勢必至忽略地上現在的生活而變爲非現實的超自然的：」，但，我並非屏棄詩，我以爲到什麼時候，都有她存在的地方，我也如法郎士所想：「我却相信，人們總不會倦於愛的，我還相信，人們永遠需要詩人們給他們晚曲的」。（明日，法郎士的文學生活（*La vie Littéraire*）中的一篇論文。）

所以，我所刊行的這一本夜哭中的詩，只是些微風細雨之夜，伴憧憬孤燈的寡婦之啜泣聲，而非號啕的勇士的淚痕。我所

以自己慚愧，也就是因為這個。

我是最不爱泥於什麼方式的人，所以比較用散文寫詩的時候多，因冒名曰散文詩。其中有些篇是幾年前的東西，如夜的舞蹈一篇，是早先的作品，讀來意味與其他各首迥乎不同，那時過的是天真生活，後來過的是悲痛生活。還有幾篇是哲理一些，可并非我居心要那麼寫，我頂信波特萊爾的話：愈是想把哲理裝進詩去，讀來反愈覺得光是字而不是詩。我不刪去它門，因為我自己很懂得，雖然讀者不一定懂得。

我把第一版的詩，都改了一過，刪去三首，改得最多的有一

二首。第一版自序刪掉。近一二年內所寫的散文詩，已有十餘首。因恐對不起第一版讀者，未敢加入第二版中，擬單刊行一冊。

焦菊隱誌於燕筋湖畔，燕京大學。

一九二七，二月二十夜。

四版自叙

夜哭四版了，需要重寫一篇序。

關於夜哭，我也和時下的批評家一樣的意見，是絕對莫有讚美的話可說的。同時我也覺得不必個個地來誹謗它，廢棄它。論到爲什麼我不滿意於自己所有的作品，尤其像這一集中的詩，可以在再版自敘中看到。現在我所要補充的，是爲什麼要保留這些呻吟，不使其藏諸名山。

我一共有兩個意思。第一個意思，我是不管有沒有人反對我，我主張，却是察覺，詩及其類似的東西，是不能表現整個的

人生的。因為詩是屬於情感，暫時的，（無論是喜或樂，其間所有的分別，只不過各鐘擺在搖動）。情感在搖動着，全然莫有理智。人當一天間疲於工作時，是純理智的，所以駕機器，要政治，開鎗礮，……這才是人生。當工人在工廠裏加了夜班趕造物品時，那從高高窗子映下來的月光，在他眼裏，只覺得可以照得他看機器上的小輪齒更清楚些，調油時更方便些。至於古往今來所謂詩也者，只不過是懶散偷閒的人們的把戲與勾當，是他們自己已經造成了特殊階級，且不愁風吹雨沐以及衣薄食粗時的消遣物。他們不用血汗去給世界造文明，且動了筆，說這就是文

化。

實則人生是永不息止的在動勞，在奧夫黑遍 (aufheben) 而又建設，建設而又破壞。人生不是可以拿你自己的或我自己的來作單位的。大眾的人生才是人生。能以表現人生的，不是詩，是物質的文明與其流弊。詩，只是表現極少數單位人生中的極暫時的一點點情感的動搖的。

所以最虛偽的，是一般所謂革命的詩人及類似的一般所謂革命的文學家或藝術家。這都是現代的法利賽人。他們並沒有革命的頭腦，革命的勇氣，本來是無聊的新寒酸，却把革命二字，畫

在他們的舊衣裳上，這不只是騙得一個文名去而已，却引得許多青年，以爲文學也居然可以革命，便把實際革命的工作拋掉，盡全力從事於麻醉的生涯了。這罪過，和那一般提倡專事文學而不顧社會一切的文學家者流是一樣的。

我相信環境論（即打破現有環境而重造合意的環境）。所以我確實的相信，革命的文學，是產生於有了革命的環境以後。凡是在今日滿目瘡痍的中國政治社會諸狀況之下而高唱着革命文學之歌，便訥訥以爲不革命者，他必然第一着先把文學所表現的看錯——因爲文學不能表現大衆的人生，與其聽你咏一首工人歌，却

不如我親眼去看一看工人生活；第二，他因之也就把文學當了他的整個的事業，這事業，在未有革命的環境以前，是永不會成功的。

所以我第二個意思是：既然如此，我們便應該把全力先去造革命的環境罷。拋去你那無用的革命文學的招牌，去作實際工作。倘若你每日在工作完結之後，忽然感覺得一陣難過，雖是無病的呻吟，那便何妨？！則拿你終日的工作來比那些文人墨客的革命歌，又強了多多了。

我因此在想到要把夜哭燈版之後復欣然地付之四版了。這一